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七二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收買馬蘭草啟事

舊曆七月廿四日白露，過了白露就是收割馬蘭草的時候了，本廠從高價收買，望各地工作團、區村政府、農會發動農民及婦女、小孩，大批收割，收割後須注意將其他雜草揀乾淨，然後浸入水池（和漚麻相同），漚成很白很細即可，和漚麻一樣者最好。利用冬閑送來本廠或兩寄本廠前往收買，看貨作價，送來本廠最好者每斤付價小米三小合。

晉綏日報社紙廠啟

范錫森弟

我現在介休縣實業貿易公司工作，見報後，希即來信，寄晉綏實業貿易總公司轉我即妥。

愚兄范菊秋

景雲滇弟

山西猗氏縣人，抗大分別，即來綏蒙不知你之去向，現家信頻通，祖母大人前年病逝，家貲未辦，準備今年陰曆七月或十一月舉安，見報望復信寄平魯縣政府轉綏蒙政府，有知者望能轉告。

兄景斯

平魯向陽堡等村
貧苦農民趕壓秋荒
小莊窩決定幫助貧僱農翻地的辦法未行通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二區楊樹溝行政村所屬向陽堡自然村廿二犋耕牛，已全部出動翻地。該村土地改革後，貧僱農均分到土地和牛犋，三個以牛犋為中心組成的貧僱農變工組，將秋收與壓秋荒結合進行，他們自己訂出辦法：今天輪誰耕地，其餘人就給誰收割夏田；從地裏回來每人都揹着青草一捆，足夠兩條牛吃。現在地後晌佳翻，夏收也結束了。牛都喂得光油油的。楊樹溝村在土地改革中羣衆用鬥爭果實買耕牛，過去全自然村貧僱農僅喂五犋牛，現已增為十二犋，每戶分到兩條腿的牛。全村共有荒地卅八頃，農會開會決定趕白露前開秋荒十頃。趙莊自然村雖經過土地改革，但有的貧僱農分到的牛小，有的只分到毛驢，不能耙地。因此每戶都有荒地，後莊農會討論，決定除牛犋首先給自己先耕外，向臨找對象變工開荒，保證每戶能將青地開墾至三垧。小莊窩自然村，因未經土地改革，貧苦農民開荒困難較多。該村荒地即達廿多頃，全村十四犋牛大部又在富裕者手裏，起初開會商定：富裕中農將牛於白露前幫貧僱農開荒地卅畝，三天給自己翻地一天，並決定首先集中十二犋牛，合開未確定權的八十來畝荒地，後由分地者出牛工。變工辦法是翻一垧地貧兩個人工及一百斤青草。據日前檢查結果：有些中農及富農不願意，他們怕貧僱農翻地相壞牛，又嫌自己的地還不過來，因此頭一天出牛十二犋，後來日漸減少，到第五天只剩下四犋牛。同時壓過的地，犁溝不深，不是深便是淺，粗細也不均。該村工作組同志們正準備開會商討解決這一問題。（重提）

（編者按：小莊窩幫助貧僱農翻地的辦法，不知是羣衆商量決定的，還是由幹部決定的，如果是由幹部決定的，沒有經過有牛戶和無牛戶共同商量，那麼小莊窩發生的這種情況是必然的；貧僱農無牛戶的翻地問題解決不了，以致影響了翻地工作的開展。對這種工作方法，加以檢討，是必要的。）

魏德邁離華聲明發表後
蔣家小朝廷亂成一片
向主子曉曉辯解，各派別哄然傾軋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綜合各方消息：魏德邁離華聲明發表後，一句以「衰弱」「可鄙」的「失敗主義」的情緒氣，南京小朝廷中被魏德邁稱為「衰弱」的奴才們在奉命唯謹，忙於條地辯飾其「稱職」的工作中，再有當奴才不易之感，因而在蔣介石賣國集團一片曉曉辯解聲中，夾雜着怨懟主人的口吻，與各派別間的哄然傾軋，亂成一片。

埋怨主子不顧「面子」 鬧了一頓解嘲了事

一種反應是關於面子問題的。「（一知的事情」（合衆社二十八日電）。國民黨的）參政員們說魏德邁違背了國際禮儀，批評中國太坦率太公開了。有些參政員認為不需要提及貪污，因為這乃是衆所週知的事情」（合衆社二十八日電）。據說，蔣自己也覺得丟臉，二十九日蔣介石向「國務會議」發表演講，據說，他將杜魯門特使魏德邁的離華聲明，稱之為

另一種反應，是對美國把蔣介石危機責任歸諸蔣政府自身一點，表示不服，甚至反過來把這責任推給美國。二十八日電：當二十一日魏德邁出席蔣家「國防會議」訓話後，蔣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二十八日會晤駐南京美聯社記者時，交談了魏德邁所暗示中國大失勢力的擴張，是由於腐朽的中央（指蔣）政府，美聯社記者說：王世杰表示不服。蔣記

對中國的一種侮辱（法新社南京電）。會上並引起哄然辯論，政治學系巧青年黨會時常解嘲說：「魏德邁的批評，並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結果「獲得與會大多數「國府委員」的同意」（同上）。

行政院二十八日開會時，若干要員譴責「美國在戰時和戰後屢犯錯誤」，（指蔣介石統治）陷於「悲慘境地」。會上，一位部長說：「我們承認如同魏德邁所指出的一樣，國民政府是腐敗無能，但是我們要求美國也稍微反省一下自己的錯誤。」

CC失寵生怨憤 忙向主子丑表功

對美國把蔣介石危機責任歸諸蔣政府更不顧情面，CC派對共美國主人發出了強烈的怨憤之聲。本月一日，陳立夫在南京發表談話時，顯然在拿美國人一個不徵（?）即美國報界所指稱有翼集團或頑固份子表功，而疑低子所謂「自由主義份子」政學系的身價，他說：「對於共黨之「陰謀」（按指共黨之「獨立與民主」為祖國之「陰謀」）為先知先覺者曰頑固份子，主張（?）者曰民主自由份子，後知後覺者曰「陰謀」，對於共黨之「陰謀」為不知不覺者曰民主同盟」，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於是陳立夫指着別人大罵「可恥」的「無恥」的偏頗心理，並說什麼「民族自尊心自信力之恢復，實有賴「革命」（按反革命）之成功」了。事實上，民族敗類CC也只是一種和論調，雖紐約先驅論壇報上記者蘭德卅九日自南京（按：C　C系「中報」（按：CC系）和時事新報一攻擊孔祥熙），德魯可能還表示如「美國明確的過去不起政府吉事件後，援助蔣介石的就以豐富的會計」，立法院副院長魏道明蔣記立法院二十九日報表談論，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的事論，則為目前蔣政府之政治措施作

為貪污腐敗辯解 各派別一場狗打架

魏德邁聲明中所謂的「經濟改革」和「肅清貪污」，也引起了南京和粵系的辯解，並使蔣介石反動內部的各派間之傾軋，轟然激化。吳鐵城在他的論文中，表示特權宗族不能放棄賺錢的標利，寫道：「至若對外貿易，因戰後經濟秩序之未穩定，必恃採取較嚴格的管制。」反孔宋的CC食客的傳新年說：「南京官員中只有一小部份（？）腐敗，但這一小部份中，中國財政經濟的領導人物是一個重要成份」（美聯社紐約三十日電）。陣誠也據住政學系，力稱：「蔣政府決心清除貪污」，他將在東北作一個開始的「一」。而孔祥熙的時事新報，則只有強調「開發我有你也有」，宣稱「魏德邁未能考慮到戰後全世界道德標準的衰落，——在法國、英國甚至美國」

魏德邁聲明中所謂「嚴厲而遠大之政治改革」，「尤其着重機構的改革」，一方面固然意味着提高蔣介石反人民內戰政府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意味着蔣介石政府的徹底奴化，還就需要清洗那些盤踞蔣記黨政但機關而又聲名狼藉」的某些魏德邁稱為「部頭無能而又聲名狼藉」的CC派，以及蔣介石的其他若搭當，而代之以美國高興的人物，使蔣政府不但在實際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國的傀儡政府。此點，蔣介石為着不致完全垮台，即使終於不得不同意，顯然在目前還有所躊躇，因為這將要削弱蔣介石的「由一個古舊的散漫的政治形態，進為現代化（按即美國化）」

辯護，認為「由一個古舊的散漫的政治形態，進為現代化（按即美國化）有組織的國家，當不能一蹴而成」。又說：「中國人民（指中國反動派）必須抉擇一個合於中國需要的政府，而蔣主席的政府，無論如何是合乎這個其調的」。可是就是這個吳鐵城，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因而緊接着說：「自然，我們不承認人民並不對政府的一切措施滿意，並不就是要推翻他。」

向主子哀哀求救
顯示蔣賊處境悲慘

但在汩怨憤以後，又急急乎哭泣之後，蔣介石一系附呢？有美國在大量輸血，就一天也活不下去，而最後方面，「不論魏德邁」對「中央」（指蔣）政府的腐敗無能則作何一種硬說話，如何刺人，無論不得不的事實是美國不能擺脫蔣介石政府的交道」（三十日紐約時報社論）。打着漢奸，時而是變，一日在杭州就說，蔣政府一時要挽救，全國必須一致全力實現中統（?）已把一切肅清貪污腐敗的口號，列入「當前施政最重要的方案」，蔣介石已組成一個建設委員會，預定在八月底召開全國最高經濟會議，準備「有效的」改革，但是過了一個月，他們依然只能「再有一個」，期待蔣魏德邁的離華以後，看他們演出些什麼。

對其主子的一切要求，他們也不敢不接受，他們只就因此，他們就只然自信美國絕對要他們的援助，甚至還可能有更大量的援助以挽救他們的命運。蔣宣傳部長董顯光，好似荒謬地在說話中，就以悲傷的自白，作了奴才的囂調，他昭示蔣介石統治在舉國對中國，世就主張，發表蔣介石對其高級幹部的訓話說：「我們相信（指蔣）美兩國必須站在一起。」這是最後的結局，其中充分顯示出蔣家小朝廷今日處境的衰急悲慘。蔣家的政治與經濟危機，已逼使蔣集團只能無條件地依靠美國，而主子、奴才和只好將最後一注放在渺茫的「擁後」上面去了。

。並引美國包括在華的許多海陸軍人員的犯罪事件為例（合衆社上海二十六日電）。

延安周圍
燃遍人民游擊戰火
清涼山蔣軍一個連已逃跑五十多人

（新華社西北五日電）延安周圍燃遍人民游擊戰火，孤懸東關清涼山的蔣軍第一四四團第六連士兵，日夜惶惶不安，已逃跑了五十多人。在八月下半月，延安以北豐富區游擊隊襲擊敵保安所一處，延安以東延川游擊隊在延（安）綏（德）公路上襲蔣軍一個班，延安以南游擊隊在十天內平均每天作戰一次，各地共活捉蔣軍三十一名，另傷共十九名。在同一期間，各游擊隊破壞公路橋樑及電線多次，使深陷綏德以北的蔣軍後方交通，極感困難。

八分區地方武裝
伸入平川敵佔區作戰
六天內兩次共殲敵七十餘

（新華社呂梁六日電）八分區地方武裝主動伸入平川敵佔區活動，連戰皆捷。上月二十五日，我某部將敵下四據點（?）（清源西北十五里）殲滅後，敵四十九師一個排向我反擊，當被擊退，繳步槍三支，子彈四十發。廿八日，該部突入平川東渡汾河，一舉將晉寨（太原縣東南二十里）敵「奮鬥團」一排殲滅，斃傷敵各一名，生俘敵中尉組長以下十八名，繳輕機槍八挺，步槍卅四支，炮彈六十餘發，手榴彈八十顆，子彈二百餘發。我另一部於本月二日突然出現於汾陽東八里之宣柴堡，驅逐敵第五連五十餘人出犯，在據點外二里許，即被我全部殲滅，戰鬥僅二十分鐘。斃敵連長以下十餘名，俘排長以下四十名，繳輕機槍三挺，炮五門，步槍廿二支，子彈二千餘發。呂梁軍區嚮令各該部隊主動積極地以小的代價獲得以上戰績，特分別通令表揚，並令各部隊學習。（劉樸）

興縣千城村群衆
單獨清算趙家塌地主
鬥爭果實擬與趙家塌統一分配

（興縣訊）七月十六日，千城村百餘群衆，開會清算趙家塌地主惡霸王紅圪蠊、王九牛、王志元等，該地主在三十年前是一家，有土地五百多垧、牛驢三十多個，除僱八個長工耕種四條牛的土地外，其餘都是出租。分家後，還是僱人生產。抗戰開始，爲逃避負担，曾將外村出租地出賣一部，留下的好地收歸自種，因受他們化形隱藏，幾年來當成「中農」，從未清算，負担也輕。王志元曾當過村主任、農會秘書，今年調劑土地時，也是以「下中農」看待。這次工作團到千城村後，在貧僱農會議上醞釀本村及外村的剝削關係，經兩夜的訴苦算賬，揭發該王家地主過去對千城村群衆剝削甚重，全村二十戶貧僱農中，直接受過王家剝削的就有十三戶。初步計算被剝削租糧五百五十二石（係興縣舊斗，每斗三十九斤）、銀洋六百七十五元，中農被剝削去的還未算在內。因此，使千城貧苦農民數十年喘不過氣來，大家遂決定清算，並經過中農同意，發動鬥爭，追回一切被剝奪的財物。

群衆要求提前開會
中貧農一齊吐苦水

大會時間原定於下午，但群衆要求上午就開，早飯後到會男女群衆集中了一百一十餘人，塞滿了整個會場。王家三個吸血鬼，跪在了群衆面前。貧農積極份子[illegible]簡略的報告[illegible]會議後，便展開了熱烈的控訴。首先站起來的是中農李萬才，他說：「紅圪蠊，今天咱家和你算一算賬吧，民國初年，我祖種你的六十垧地，每年說要交六大石租子，弄的我年年受饑，租了廿多年被你[illegible]剝削去租子一百八十九石（舊斗），那時我趕鷄叫，睡半夜，下盡辛苦，在你的地畔左右，新修出荒地二十多垧，那時你就不操好心了，叫我加租子，我怕你奪地，只好給你又加上兩大石租子，我[illegible]不能少給些，你頂我說，一石交上兩五斗，一顆不能少。因爲我家窮人老實，好欺負，年年不短你租子，到二十三年[illegible]時，給你狗日的退不下，[illegible]想繼續[illegible]剝削人，[illegible]你[illegible]的吃了一[illegible]，才退下[illegible]。[illegible]氣我受夠了，讓我今天也出口氣[illegible]，邊說邊上前打了惡霸三巴掌。貧農劉瑞恒老漢走到了惡霸前說：「紅圪蠊，你狗日的聽着，民國八年我祖得你家的一個[illegible]，年年交租一小石，慘害了我十年。」說了我的三大石租子，我是怎樣的，怎樣被逼成這地步。」一邊說邊哭，人群中高呼：「把地主剝削去的財物全都要回來！」接着大聲疾呼：「今天要我的三大石救濟，我[illegible]的頂不住了！」他傷心的說不出了。七十八歲的胡紅帮老漢，[illegible]拐[illegible]，指向地主的狗臉說：「民國四年，我祖當你家的五十多垧地，年年下來交租五大石，租地十三年，我越受越慌，你整我的租子，用的加一大斗，我攜你的粟債是九升小斗，你來裝租子，咱的高粱顆子就和蝦蟆眼一樣的乾淨、整壯，你還一口咬定，不乾淨，要我再揚了再揚，故意刁難窮人，你現在還不給我文書契紙，想養着舊軍回來再要嗎，想瞎你的眼睛，你狗日的給不給了？」說着，搶上前將拐杖亂打地主。中農李萬清走向地主跟前說：「我租過你家的一條牛，光租子就向我要了一大石，第二年只好退去。說到此處他回想起他弟弟，是因給地主攬工，天晚切草時，切了手指頭，得了破傷風而死的悲慘事實，便號啕大哭起來。

十家惡霸害死攬工漢
死難家屬連哭都不自由

抱着滿腔氣憤的王成生，從人群中跑出，大罵惡霸紅圪蠊說：「民國六年，我二爹王二洞，給你狗日的攬工；那年秋天還好好，早上起來[illegible]，[illegible]的人，你吃了飯走到腦畔，猛的一陣他的短，將他一脚從小腿上踢死，那時你有錢有勢，誰也不敢和你理論，後來我二姐父向你家要了四吊錢，一件爛皮襖，買了個小柳木棺材埋了，我姑姑在傷心氣憤之下，上墳啼哭[illegible]，說着便大喊：「我今天要伸冤報仇」，他衝到紅圪蠊面前，劈頭便打，地主和他抵賴，「好好的人，我就能打死嗎？」王成生質問他，還是有人見過的事，你還能抵賴說打死，盡什麼人死了你還不叫哭呢？」惡霸方低頭無言。大家氣憤填胸，高呼：「我們要替王二洞報仇！」紅圪蠊承認擊傷人命，連聲向農民告饒。群衆接二連三的控訴着，一直延續了一小時之久，發言的五十六人，素不參加開會的四個貧苦老漢，今天也積極參加，而且向地主提出質問。中午後大家轉向清算，共算出[illegible]一千一百零四石（合公石五百五十二石），白洋六百七十元，當和地主質對無誤後，大家問地主怎給呀，地主王紅圪蠊詭辯說：「還是我們大四門子的事，不光是我們兩家剝削的。」[illegible]貧農[illegible]斥說：「我們不給你分家，你向我們要租子，我們向你要[illegible]」大家[illegible]住[illegible]地主[illegible]賴！」[illegible]承認[illegible]民[illegible]，全部財物交出[illegible]，會議在勝利中結束。[illegible]共清出糧四十一石（公斗），白洋二百一十元，牛五條，驢七頭，羊四十一隻，衣物五百餘件，碎銀子二斤，現除千城村留借一部，解決貧苦農民口糧外，其餘勝利果實，待鬥爭結束後統一分配。（王紹會）

編後話

讀過千城村群衆單獨清算趙家塌地主的報導後，我們曾寫信去詢問王紹會同志：「爲什麼沒有趙家塌群衆參加？」茲根據王同志的答覆，我們還有幾點意見，提出來和工作團同志商量。

一、王同志來信說：「趙家塌共約十六七戶人家，其中王家[illegible]大戶[illegible]十三四戶，[illegible]移到該村的只有[illegible]戶，[illegible]站在王家方面說話，故未發動。該村亦無工作團。」我們認爲，在西北像趙家塌這樣的村子很多，同一家族中並非全是地主，大部份亦都是受同姓地主剝削的貧苦農民，他們中間的階級矛盾雖然容易被宗族[illegible]所掩蓋，但只要群衆發動起來，鬥爭同姓地主的熱情，也[illegible]於[illegible]村子，地主的勢力越大一點，像這樣的村子，工作也可能困難一點，但絕不能作爲[illegible]的理由。

二、王同志來信說：「[illegible]剝削情形，我們同志來信說：「趙家塌群衆[illegible]，[illegible]地主的[illegible]剝削土地，因而是[illegible]以解決無地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爲目的，更不是以清算爲目的，[illegible]鬥爭對象和鬥爭方式都由算[illegible]，[illegible]其他方法，向地主[illegible]清算[illegible]級無代價索回一切土地和財物。[illegible]趙家塌[illegible]發動起來，進行[illegible]村農民的聯合鬥爭，[illegible]力量更大，鬥爭[illegible]，使他們[illegible]了[illegible]地主。

三、王同志來信說：「鬥爭果實[illegible]千城村長和趙家塌村長和[illegible]的分配問題，經趙家塌村長和千城村長[illegible]，便方[illegible]，[illegible]千城分五分之三，趙家塌分五分之二，現[illegible]，趙家塌門鬥爭[illegible]財物[illegible]僅是幹部間初步意見，以未[illegible]在門爭階段[illegible]起來，[illegible]結束，即可着手[illegible]次的激[illegible]清算，再行統一分配，[illegible]按兩村人口[illegible]貧苦程度公平合理的分配，千萬不可由兩村幹部自行商定（「實際上就是包辦代替」），同時把兩村按一定比例分配也是不妥當的，[illegible]實際發生[illegible]分配[illegible]結果。[illegible]我們不了解，以上意見，僅供參考[illegible]。

保護秋禾多打糧食
中陽五區各村群衆折高粱支顕芽
離石徐家溝等村羣衆看青趕雀子

（新華社呂梁六日電）中陽五區今夏亢旱，下種的高粱在抽穗時，因缺雨，穗子的上半截抽不出來，高粱的「穗」都落了一半，長了「窨窨」後，因水份正常，待落雨後，高粱「白茄」一時，高粱葉上白色，「窨」在僅片「支頭」芽多枝，了「支頭」芽分散以致水份及肥料供[illegible]不能集中，穗[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估計，[illegible]常，他[illegible]減少產量外，臨[illegible]出的[illegible]頭[illegible]快折掉，今年高粱一般可收成三分之一。現馬家坨村群衆，已迅速折支頭，避免減少收成。離石七區徐家溝、段家坪等村群衆，趕雀子保護早熟穀子，[illegible]，黃之早熟的[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大。徐家[illegible]影響收成[illegible]。[illegible]中地點看青，並[illegible]減免爲害。（[illegible]）

一個村幹部退出貪污後的反省

我從三九年參加工作到現在，已經八九年了，除經群衆[illegible]下[illegible]，還作下了很多自私自利[illegible]的事情。

三九年以前，我家窮得很，欠銀債三百多元、斗債三十來石，全家七八口人，只有十一垧壞地，每年打下七石來粗糧，還得先緊着給人家還債打飢荒。吃半年餓半年，生活可是苦哪！三九年我入了黨，四三年担任了村長，覺得有權力了，便想趁這個機會發一下財，在工作中鑽空子抓撓一些。我第一次貪污，是在四三年，那時政府爲了鼓勵生產，給我村紡生的三十一個牛犢子發了三百一十元獎金，我一個也沒給群衆發，[illegible]了。區上給我村規定[illegible]公債，是我收起三百八十五元的時候，區上又通知說：「只要三百四十五元就夠了」，[illegible]又給我[illegible]了四[illegible]，剩下四十元我自己使喚了。四四年，區上[illegible]我村兩個小學[illegible]了[illegible]五千元[illegible]價，我只發給學校兩萬，剩下五千元，我又私自發起來了。民兵[illegible]出三十五塊白洋，四四大[illegible]，區上發下十五塊獎金，我沒給民兵發，也貪污了。

四五年，村裏合作社原要修水磨，向群衆攤下些錢，後來不修了，我和書記便將錢賣了二十三塊白洋，以十五塊頂了我和書記欠鐵匠的[illegible]，剩下八塊錢我一個人使喚了。談起來實在痛心哩！我[illegible]村公所書記買的安群費都貪污了。[illegible]林云，被敵人捕去殺了，區上撥下四百五十元安葬費，死主沒有收，我也沒有往區上交，又私自用啦。還一年，村裏好容易才發動了十幾個婦女集中起來開紡織，十來天一共紡下四斤九兩線子，她們交給我替她們換成棉花，但我把錢[illegible]自己用了，只給她們出了個棉花價錢，弄得十幾個婦女，白白紡了十來天，除沒賺一個錢以外，倒貼賠了十幾天的小米，還一下害得我村的紡織工作到現在還很難開展。四四、四五兩年，規定每三個月到區上領一次民兵活動費，但我每次都要十斤八斤的多領，算計一下，兩年來，共貪污了小米三百多斤。四五年，[illegible]以後，我覺得抗戰已經勝利，我也有功勞了，以後也沒有什麼事了，於是，我便更專心的給自己打開，對群衆的事，作生意，下的苦更大，我跑到前[illegible]，[illegible]買下了七垧水地，就在這一年，我[illegible]搬在川裏，叫我兄弟們[illegible]我山上那地，弟兄倆個可過個[illegible]了。

後來，上級調我到[illegible]家坪[illegible]任村長，我很不高興，一直遲了半個多月[illegible]不到[illegible]家坪去。五月十一到了[illegible]家坪，十二日就回家去走了一次，[illegible]反正那時候就不想工作，[illegible]滿[illegible]子對[illegible]自己的家，就是[illegible]得[illegible]，所以在[illegible]家坪[illegible]個多月，更好些，才認識了幾個[illegible]村[illegible]，只[illegible]幾個村幹部，也[illegible]了一[illegible]，[illegible]自然村[illegible]別的工作，那就更談不到了。

今年正月，我村[illegible]決土地問題，公安局[illegible]同志在我們那村工作，[illegible]我[illegible]們幹部也不[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的背着我在[illegible]提[illegible]，[illegible]時，了[illegible]同[illegible]對我的很一[illegible]反映，[illegible]會[illegible]上群衆要我[illegible]，一答[illegible]覺得[illegible]鬧。[illegible]才[illegible]織[illegible]時，[illegible]受的我很不[illegible]好，[illegible]開[illegible]，群衆上，又給[illegible]了我個[illegible]。[illegible]不來，[illegible]覺得這都是群衆來反對我。[illegible]他要[illegible]，又[illegible]，還[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的過[illegible]了。同時，又恨群衆不[illegible]我[illegible]工作的功勞和苦勞，[illegible]我幾年[illegible]的缺點，當時只是[illegible]，只反映我的缺點錯誤，只是想自己的缺點錯誤，[illegible]想[illegible]別人。

今年[illegible]，[illegible]幹部[illegible]時，我心[illegible]的不[illegible]：[illegible]可要[illegible]小[illegible]一[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到別人[illegible]揭我的[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後了[illegible]委[illegible]使不[illegible]了[illegible]，以後又[illegible]群衆[illegible]在大會上[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又想[illegible]反正[illegible]成[illegible]於[illegible]手了，不[illegible]，[illegible]我能[illegible]在[illegible]的事，在小組會上[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以前[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把[illegible]上[illegible]比[illegible]吊在心裏，[illegible]是了，[illegible]件心[illegible]有一塊石頭[illegible]，還沒有[illegible]貪污公債[illegible]件事[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在小組會上[illegible]反[illegible]出來，[illegible]得[illegible]群衆[illegible]來吧！會後又[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得還不[illegible]了一下，[illegible]下一下，[illegible]大不如[illegible]。

在[illegible]學習了[illegible]什麼是革命了：：：特別是研究了[illegible]部剝削思想以後，[illegible]時[illegible]命[illegible]了一步：[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行，現在只是知道了不[illegible]才更深刻的[illegible]過去[illegible]一[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以前只[illegible]，[illegible]不管[illegible]，[illegible]群衆[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嚴[illegible]死的[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財[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家[illegible]人[illegible]財[illegible]大家[illegible]起來[illegible]。[illegible]財[illegible]只[illegible]剝削自己[illegible]，[illegible]果[illegible]，[illegible]群衆[illegible]，[illegible]會走到[illegible]個[illegible]了群衆[illegible]，[illegible]起來反對。（[illegible]在一[illegible]中村長會上的[illegible]發言[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會後[illegible]我到一中[illegible]學習[illegible]，[illegible]時，我便[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來了。[illegible]想法是：「我們[illegible]年，作出[illegible]多的錯誤，[illegible]在對不[illegible]群衆，[illegible]下決心以後作出些成績來，要[illegible]決定來[illegible]中以後，我又[illegible]。」[illegible]了幾天假，先[illegible]家裏[illegible]了六垧地、一匹馬，[illegible]我[illegible]去，貪污那些錢，全部[illegible]出來，又在群衆大會上[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了群衆，對我[illegible]錯誤，[illegible]一樣了，在[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不了[illegible]村[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了[illegible]一[illegible]人家非常[illegible]，都[illegible]是[illegible]的[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常[illegible]。[illegible]我吃[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可把一塊大石頭放下[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我才真正[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正[illegible]爲[illegible]剝削的[illegible]，[illegible]如了，幹部們[illegible]估[illegible]的[illegible]。我那時就[illegible]；以後[illegible]的[illegible]行的。[illegible]不[illegible]也要給群衆作些有利的事呀！

美記者報導充分暴露
美帝亡華兇惡面孔
準備擴大援蔣內戰屠殺中國人民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來自美國的消息證實，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心目中，中國——包括東北及新疆在內——已成爲美帝國主義「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的一戰略地帶」，爲徹底滅亡中國的要求，美帝國主義者準備擴大援助賣國賊蔣介石進行內戰，屠殺中國人民。據中央社一日自紐約的報導，美國著名時報記者[illegible]察柏門自南京報導稱：「雖然魏德邁曾公開指摘蔣介石政權，[illegible]重要，却非終點。」[illegible]是滿洲，對美國太平洋戰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illegible]門舉出如下幾點，來解釋中國對美國戰略的重要性，充分暴露出美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兇惡面目。即：第一，「滿洲位於美國佔領的日本之側」，美帝國主義者對之垂涎三尺；第二，「滿洲與新疆是到蘇聯丁[illegible]區最重要的貝加爾湖的航線」，[illegible]做爲軍事基地的優點；第三，「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美帝國主義者[illegible]把四萬萬八千萬中國人變爲他的殖民地奴隸。第四，「除滿洲的富源以外，中國本部亦擁有許多重要戰略物資，如錫、銻、鎢，可能目有鎢」，說明美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是全面的。第五，「中國並有豐富的市場潛力」，美國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市場。察柏門指出：基於上述理由，美國正在考慮加強對蔣介石的援助。

魏德邁在朝鮮
活動組織南鮮傀儡政府
並圖竊佔重要港口作爲擴張基地

（漢城訊）魏德邁在朝鮮作八天之調查，已於三日飛返東京。在[illegible]留朝鮮期間，魏德邁積極從事組織南鮮傀儡政府之陰謀活動，並圖竊佔朝鮮之重要港口，作爲美國之擴張基地。據美新聞處漢城一日電：魏德邁於三十一日曾往釜山，分三組視察港口設備，與該地一百五十名朝鮮反動份子商談有關政治經濟的各項問題。此種「調查」工作，在漢城城內及四週地區也同樣進行。魏氏日內即離東京，飛夏威夷返美。

豫北新鄉游擊隊活躍
十餘萬羣衆重見天日

（新華社晉冀魯豫[illegible]日電）豫北新鄉人民游擊隊在「敵進我也進，敵不進我也進」的方針下，三個月（五、六、七月）來飛躍發展，已在敵後生長，使汲縣衛河至獲嘉東西長達百餘之地區及道清路南直至距敵豫北兵場之新鄉城僅七八里的廣闊一帶敵後一百二十五村十餘萬羣衆，見了青天。該地處於新（鄉）汲（縣）獲（嘉）四大敵據點間，境內河道、鐵道、公路縱橫，而士頑[illegible]又常分散活動，聯合搶掠。游擊隊會針對此種特點，採取分散對分散，聯合對聯合的辦法，數個武工隊或聯合深入敵後，或小股捕捉好細，大股突擊敵人，同時大力開展政治攻勢，見面談[illegible]作，用保長「串聯」保長，村「串聯」村辦法，爭取將偽村來投頑，並迫原逃亡者[illegible]回村，普遍宣傳及實行土地改革，不少貧民已獲得部份土地。

晉冀魯豫
文化動態

（一）新華書店上半年出版新書一百八十四種，共計五十六萬六千餘冊，銷售數高於[illegible]百分之九十六，共中有二十餘種係本區文藝創作。蘇聯小說「恐懼與無畏」及描述蘇沃洛夫的「兵士愛統帥」，和鋼伯承將「[illegible]」書，[illegible]。

（二）太行平順縣過去文化最落後，七區連獸村周圍四十里內，沒有一個人識字。近年來，羣衆翻身了，開始組織成立了文化社，扭上對和文具下鄉售賣，一年半來，共銷售了冬學課本及「新[illegible]」四萬九千餘本，計由一百五十名，由一百三十名增至六百三十名，股金由十五萬元增至二百零三萬元，又翻[illegible]了油印和石印，印刷印各種讀物，[illegible]在許多小山店上的青年，學會了開路[illegible]條和寫簡單的信。

（三）前線各部隊的文工團，在一年緊張的戰鬥中，創作了三十餘種話劇、歌劇、「[illegible]」等，及「抱工[illegible]」等，受到官兵歡迎。

（四）爲鼓勵新聞報導及文藝創作，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撥款二十萬元，獎勵人民日報[illegible]。

熱西新收復區農民
土改進展至承德近郊

（新華社冀熱察五日電）冀熱察熱訊：熱河西部灤平、豐寧、大閣（新設縣）等縣新收復區農民，猛烈掀起捉奸細打保甲及反「蝗蝻」運動，進行土地改革，現運動已推進至承德近郊，農民到處捉拿反「蝗蝻」的好霸地主。大閣城郊農民抑[illegible]「蝗蝻」地主，拍着金[illegible]財寶[illegible]行，說喊「喝了咱們的血，欠下咱們命的[illegible]命[illegible]」。該縣八區農民並組成翻身復仇隊、農民翻身軍，成立瞭防，[illegible]捕[illegible]，發現壞蛋，即喝鑼爲號，召集羣衆趕往支援。豐寧河東等村農民亦均組有復仇隊，大奸霸地主潛逃者，多被捕回。灤平西部邊緣二十二村，在彩什[illegible]舉行七千農民的復仇大會，後捷了白旗[illegible]長琢[illegible]村，帶領全村農民，扛着口袋，拿着繩子木棒，衝到地主家裏，進行清算，[illegible]片地區，普遍發動起來。平熱路兩側[illegible]青年農民[illegible]紛紛拿起武器，保衛翻身。據豐寧河東等十三村統計，農民[illegible]土地約[illegible]餘，大閣城關[illegible]千五百戶農民亦[illegible]三千餘畝。

內蒙古騎兵團
整訓中幫助農民翻身

（新華社東北電）內蒙古騎兵團（在[illegible]郭爾羅斯前旗花江南岸農安西北地區）內蒙古騎兵團[illegible]整訓，協助羣衆翻身。該團判[illegible]八郎[illegible]時，封建地主以金錢物質誘惑指戰員，羣衆則對該部表示冷淡。該團根據此種情況，提出「在土地改革中立功」，「在土地改革中改造」與「靠羣眾」等口號，集中各連民運組員，深入蒙古羣衆，幫助羣衆解決[illegible]困難，打開羣衆對該團的懷疑和顧慮。羣衆當即要求清算最大地主包[illegible]，該部即派代表參加積極份子會議，該團軍人向青龍的兩個[illegible]弟並同羣衆表示積極[illegible]助他們的要求：各指戰員在鬥爭中，均積極支援農民鬥爭，覺悟[illegible]長[illegible]在鬥爭會場上，拉住[illegible]親其姐（包青龍的[illegible]兒媳）拉住求情，[illegible]副連長堅決拒絕。

蔣文武官員搞走私
有美國軍人爲背景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中國沿海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動，不僅爲蔣介石的文武大員所組織，而且有美國軍人爲背景，兩者並互相勾結，現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據中央社香山三日電：美海軍陸戰隊官人透露，美海軍軍官及海關人員正來往於關島及中國海岸間，從事大規模走私，並稱：『此項大規模走私組織實爲運之尼隆製（美國貨）走私物品證據，亦已在過去數週中發現。』

太行二分區地方兵團
誘殲敵於伏擊圈內
斃傷俘閻僞副團長以下四百餘

（新華社晉冀魯豫八日電）太行二分區地方兵團八月二十七日晨以一部兵力佯攻太谷敵據點陽邑（在太谷城東北），以大部兵力在杏林（太谷城東八里）一帶設伏，城內閻僞九縱隊二團一、三營及直屬兩兵連共八百餘，進入我伏擊圈，當遭猛烈痛擊，激戰四十分鐘，斃傷半，殘敵狼狽逃回太谷城。是役，共斃傷俘敵副團長以下四百四十餘人，繳迫擊砲一門、小砲七門、輕重機槍十四挺，我地方兵團僅傷亡二十一人。

溫縣蔣軍
破壞我黃河堤壩

（新華社[illegible]五日電）豫北蔣軍摧毀武陟沁河大樊堤後，八月二十日夜，溫縣對岸蔣軍復派大隊破毀黃水堤壩，水位濟漲達二尺之際，隨岸偏增北岸溫縣小鄭莊附近黃河堤壩，該堤當被毀，霎時水流直瀉，附近村莊及房屋全部淹沒沖毀，均被對岸蔣軍炮砲擊散。現當地民主政府正一面救濟被災羣衆，一面組織羣衆搶堵中。

趙緒珍教育戰士好方法
潘從烈

趙緒珍是太岳某部第九連的政治指導員，此次該部的階級教育中，他所起的作用很大，全連在他教育下，戰士立功的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平時進行教育不用課本，主要是注意部隊中的階級和其週圍的情況，有什麼敵什麼，一在實際教育中貫徹了階級教育。一次部隊開某地時，歸隊的個別有件槍，讓掉了幾[illegible]，趙緒珍看到了這件事，設有靠不平階級仇[illegible]，把自己父親被[illegible]捆綁十年，[illegible]家裏窮，向[illegible]劉存亂十遍洪山哭了，其他的戰士們亦都感動的說：要決心爲窮人[illegible]報仇。其次，該連唱戲老鄉們都跑來聽，常唱「誰養活誰」一個只歡喜，跑來聽唱的地主一個個溜走了，趙緒珍立刻就上了一次地主如何剝削農民的課，揭露地主吸血鬼的罪惡。另一次，該部捉來敵人的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向他們訴說了許多蔣軍的罪惡，他便提出相反的比喻的話，進行了解放軍與蔣軍的比較，說明民主聯軍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民自己的子弟兵，而蔣軍則是壓迫人民的反動軍隊。又一次，該部駐於安口鎮，區長對他說很[illegible]關心，自己生活如何艱苦，燒土[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士們去參觀區長的[illegible]，大家都很受感動，同時瞭解[illegible]解放戰士[illegible]蔣軍官兵的[illegible]污腐化的生活，趙便[illegible]民主政府的本質了一[illegible]。在一次立功大會上，一個[illegible]的老太太給戰鬥英雄王永泰帶紅花，並戴給他一幾大公雞，趙緒珍就[illegible]討論：「當王永泰獲得大公雞的時候，你有什麼感想？」戰士們[illegible]見，認爲立了功得到人民愛戴，是[illegible]上的光榮，一個解放戰士說：「八路軍立下功，比蔣官[illegible]光榮，下次戰鬥有[illegible]的！」

太行新區組織起來的經驗

太行新區在土地改革過程中，組織起來以後，對發展生產起了決定作用。其基本經驗是：

一，幹部與群衆共同研究，組織互助以前，首先要解決「天下農民是一家」思想，貫徹勞動力合理調配，以代替「互助是勞動力合夥」的思想，使[illegible]中農都樂意加入互助吃虧，不怕吃虧，加強團結[illegible]觀念，然後從組織互助入手，解決[illegible]等思想問題。二，要注意適時，在土地改革中，[illegible]互助組織，以工資方式進行[illegible]。去年各地組織了[illegible]一百八十多個互助組，今年就擴大一倍，但在平原地區，[illegible]五一百元，互助組織即擴大[illegible]平等價[illegible]，打破勞力懸殊[illegible]的思想。三，民主選舉，確立合理的記工[illegible]，互助中，普遍[illegible]的找，[illegible]自由結合，[illegible]一互助組，自由結合[illegible]上不一致[illegible]，但[illegible]勞力戶易[illegible]出互助組，誤[illegible]勞力戶主動找互助對象，領導上[illegible]其[illegible]工。對[illegible]不[illegible]，保證改正錯誤，重新加入互助，對被擠出少數專吃互助便宜[illegible]，使之檢討，然後重新加入互助。

各地在互助中，普遍注意[illegible]交換問題，解決的辦法，以事實[illegible]的互利[illegible]要求，首先解決[illegible]工資，明確了「加油[illegible]不怕欠工」，打破貧僱農怕欠工[illegible]等[illegible]不起工資的顧慮。

三，樹立典型，以[illegible]骨幹的[illegible]互助組織，以翻身的貧僱農爲骨幹，團結中農，是今年互助組織的一個[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互助上的階級路線。[illegible]土地改革，貧僱農成了[illegible]較富裕的生產條件，發家要求最迫切。各地[illegible]，大批訓練貧僱農，提[illegible]骨幹，高邑分區召開了近兩千人的貧僱農會議，團結了四十個貧僱農積極份子，回村後，即組織起來生產，與部份中農積極份子，進行了大串通，鼓舞了中農情緒，很快組成了十八個互助組。但目前有些地方尚未充分認識土地改革後互助組織變化，沒有改造五助，互助領導，致使互助情況，甚至垮台，如偏社西山，去年全縣生產先進村，但今年互助領導仍掌握在中富農成份手中，他們怕鬥怕吃虧等思想，對互助消極，影響了全村生產。

美勞工在各地盛大集會 集中攻擊反勞工法

（各方訊）九一美國勞工節，美勞工紛紛在各地舉行盛大集會，集中攻擊塔虎脫——哈特萊反動勞工法。在底特律，五萬餘產聯工人冒日在該城舉行雄壯的遊行和集會，羅絮士在會上發表演說，強調杜魯門政府之政策將使美國步上經濟崩潰。在芝加哥，勞聯主席格林向廿五萬餘人大會發表演說，斥責塔虎脫法案，但申說將在法庭上反對該法的合法性。格林承認由於物價飛漲，實際工資折損一半，美國工人已面臨饑餓邊緣之境。在此以前，美兩大工會領袖曾分別發表九一告美國工人書，其中除再度一致申明堅決反對新勞工法外，產聯主席莫萊並力主在工會採取政治行動，以取消該項「可恥的奴役法」。莫氏主張在將來選舉中，擊敗任何曾贊成該法的國會議員，以選出一個對工人更有利的國會。勞聯主席格林亦作同樣呼籲，並預料明年工人將更致力於政治活動。

華萊士號召工人運動 領導對反動派的鬥爭

（新約訊）美前副總統華萊士頃在最近出版的「新共和」雜誌上撰文，號召美國工人運動有責任作爲進步運動的領袖，領導對反動勢力的鬥爭。華稱：「工人階級利用政治武器，擊敗美反動派的攻勢。」華氏稱：「沒有一個關心政治的工人領袖，會在現在聲明擁護政府。」華氏譏諷若干工會領袖，說他們由於驚人的幼稚或貪圖小利，出賣工人，竟擁會主張地表示將在下次大選中支持杜魯門。他說：「當我國的外交政策還是支持各地反動勢力，而在國內又主張擴大軍備，普及軍訓，不中政治能力而用溫和勸告以實誠低物價之時，沒有一個自由主義者能夠坦然保證支持政府。」華氏強調指出工人僅以塔虎脫法案來衡量候選人（按杜魯門即曾假惺惺地否決該法，但執行該法却不遺餘力）是完全不夠的，工人不能忽視國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關係。在巴勒斯坦、希臘、印尼發生的男女老幼，也都是工人農民。華氏最後稱：「如果美國工人不行動起來，那麼擁有巨大經濟權力的人們，就會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搬到美國來。」

德國工業水平會議 無重大協議宣告結束

（綜合報導）美英法三國在倫敦召開的所謂德國工業水平會議，已於二十七日以來顯重大協議而宣告結束。此次會議據然發表了來的消息，會上美代表堅持提高德國工業水平之需要，同時，輸法，以保證德國工業水平和停止魯爾煤，則堅持法國必須同意德國工業水平的提高，另方面，步驟英美大使馬歇爾在二十六日表示，法國在這利中未曾同意任何德國計劃，就是同意，也不能得到任何回報。二十八日發表的三國會議的結束公報，亦充分反映三國在該會議中的問題分歧，一週會議中，美英代表「解釋」了該國的已定計劃，法國代表則「說明」了法國的意見，當然法國將德國如下的觀點，即對德國的復興與對歐洲各國的復興一樣關心，但法國要求大大能改變英美德國工業水平計劃的意見，則被拒絕，魯爾煤輸出問題及魯爾管制問題，美英與法國仍各持己見。

美組反蘇陣綫企圖失敗 比道爾媚美外交吃了耳光

——蘇英美輿論評三國倫敦會議失敗——

（綜合報導）蘇聯與英法的輿論，認為美英法三國討論德國工業水平的倫敦會議之無結果而散，不僅是美國在十一月倫敦四外長會前組成三國反蘇陣線之外交企圖遭受失敗，而且是給了想以迎合美國政策的比道爾「法國外交一記耳光」（路透社巴黎記者語）。蘇聯報紙稱：倫敦會議依公報，揭示該會的組織者，並未能夠組成對付未來四外長會議的統一戰線。並稱：該會議的一揭點，並不說明那種事務與不法行為的那種方便可容易一。「發佈公報，顯然只是為了掩飾倫敦會議無可慎襲的失敗」。英國曼斯特衛報稱：美英德國工業計劃，關係着法國的安全及它的優先恢復的要求，但法國「要求的一些保證」並未給予」。大多數巴黎報紙提到這一會議的公報時，明指出是美國鄰敗法國的意見」。特倫敦報紙人不能文中表示，倫敦光滿懷做：「人們不變從於美的，美提高德國工業水平的計劃，已力使美國發表入德國，如在它本國一樣，來進行活動，並進得最有利的一工業構和一」。亦不能不掛着幻滅之感，暢息道：合國際公報，一便法國恨人要符一次考慮共同勝利的果實，是到了失敗的敵人手裏。」

美官方認為 今後四個月 為遠東最重要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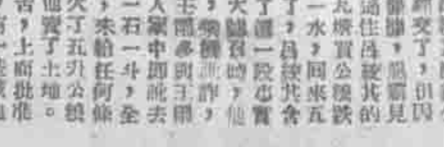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遠東人民民主獨立運動的高漲，已引起美帝國主義者的恐慌與憂慮。據合眾社記者八月三十一日報導稱：華府官員承認：「今後四個月，為美國對遠東政策之最重要時期。」並指出：「該地區事態之發展，將成為歷史性的轉變時期，……美國在此期間內，史上美國有關將採取之決定，將影響中國、朝鮮、越南及印度，均將受同等注意。」力量加以阻止及扭轉，並對日和約，對日本問題，美國準備其四強先行協商會議，此次在日本國內前途之初，美國一步驟將可使日本度過困難，而將美國的強大勢力，對中國問題，美國對中國問題一步驟將給美國提供一個好的時機。美國增加援助，消息靈通人士之答覆，該記者稱：美帝國主義將以各種援助挽救蔣政府之垂危命運，將予以比援蔣更多的援助。美國加援，其由於印尼問題，美國將於九月中旬設法宣佈「於今後八週內」，美國外交界人士及政府首腦表示，大量援蔣而外，並拒絕召開遠東各國和會，而不顧各方（包括英國和蘇聯）之抗議，美帝國主義者這種瘋狂的侵略，不僅須不能挽救它的失敗，並且將起自食其果。

惡霸地主呂國棟被大家鬥倒了

楊文庶

興縣第五區場嶺惡霸地主呂國棟，是個三輩子的惡霸，他祖父呂神武時代，即專門勾結衙門，魚肉地民，霸佔了不少產業。過去群眾中流行着兩句口歌：「呂家的林地，狀的出，生意做在隸家溝。包的租金，收的稅，與惱到了頭萬兩銀。」就是指他家當時的情形來說的。呂國棟從小就是個流氓，能借勢欺壓群眾玩弄誣賴手段，向群眾敲詐了一些產業。抗戰時他即鑽入投機步，混入抗日聯隊、參加組織，後任區自衛隊村區教官、副村長等職，在偽期間橫行霸道，征收下糧秣物要錢張羅，光在王個兒、王卯兒兩家兩次就吃掉八十五個，未給一文錢。人們對他稍不隨意，任意打罵或罰來，如因為私仇要掉走呂存來，無故將他存來父子毒打數次，將存來的小腿打傷，致成殘疾。逼迫呂來虎拾石稍，因為抬不動，被惡霸打掉了門牙。這種無故被打的還很多的。他更利用職權，貪污詐詐，三九年時調新兵，有些戰士走時寄放在他家的被子八塊，他便五條子同頭裡掃出去私藏起來，將他偷著來時，他又藉辭說於開長李五明使李偷糧，被他藉此著時李拷打四次，逼使賠了四塊白洋（十元白洋）。當區教官時，繼續抗日游擊隊，厚價將來命全部貪污，挑撥群眾上級不發給，使民兵們給給不滿，利用機會，煽惑吃三毛，呂海成搞婆用他會給區霸花了白洋十七元，免去了兵役。因四川幾兩家檢舉：「他們因為給區霸花不起錢，將兒弟抓到區軍區，十餘年背信全然，如果到了八路軍時多變好。」羅軍隊六隊在興縣時，又與特六部勾結，借代購炊料錢名，進行敲榨，他出實的引上特六節，各處搜刮，只繳到的半價，例他要被他奪去一多半。例如：×××的二十一擔半草所領到的十三元錢，還被他奪去八元。四〇年新政權成立，他更鑽入我革命政權，當各種機構，乘機及貪污公糧，強要公債威逼群眾。呂較其他幾公糧二斗，已經交了，但因不小心丟了錢糧，呂霸見有機可乘，逼住呂披其的父親連夜去冤城買公糧缺到兩家還了一水，回來五六天後就死了，呂按共食着個個辦了這一段心實。四〇年四大錢召時，他即搶水搞為，誣詐，光從衛左村王周多回王明弟兄兩個人家中即能去小麥數子等一石一斗，全部乾到他家，未給任何條件。呂保紅欠了五升公糧，就這個的讓他賣了土地。有幾戶因實苦，上面批准減免了公糧，有一些被他要去食糧：如呂思子等的斗半公糧，上面決定給免了，他只給還回去七升，私吞了八升；呂牛牛給罰區霸因為要公糧，逼住我借了他折成白洋交了他，就在跟前買了布，給牛去送了自己的媒人錢了。馬霸四〇年夏天抑擋識綁，但所有之犯法行為，未加認真追究，損個撲，他仍不減以前的威風，更加明目張膽的破壞政府法令，進私，販大煙，迫破壞，個擊群眾，抗担軍動。四二年減租開始，他即參去設法破壞，大家開會的時候他的租，他就利用二流子尹同參在大會上帶他發話，被迫大會，說不該減他的租子，他剛在後面大罵群眾：「不懂在令」。使得減租命沒有開成。今天在清算大會上呂鋼鍛同群眾坦白地揭露出他利用的經過：地主不但什麼也沒有給他，反吃了他二斤憨，猶悔自己不該上當。四三年群眾起來，堅決要減租，呂施捨算回坪地兩垧，換貨六斗半，呂捨大寨因坪地兩垧，但呂霸呂國棟竟無惡仰氣勢兇兇地稱上刀子逼住呂海捨與呂捨大把地及所減的租子六斗五升全部要回，並假仍說：「誰要減我的租子刀子算賬。」所以全村人沒有人再敢惹他了，但直到被清算時仍保存有大眾的打擊。

去年冬天更玩弄欺騙手段，缺川壞地以迷惑群眾。他不但貪污、詐詐、禁止私、破壞，且乘過去日寇搶掠時趁火打劫強奪財物，呂樹成在敵人搶掠時失掉了四六垧地，從此新家中認川，叫出後匪霸不但不承認反將呂樹成拖出門外，最後經過村主任解決，才給退回去一塊。但中有價口袋，上面有小鍋，其人搶搶時失掉了的。會上群眾的控訴，經二十八件，他自己的叔叔伯兄弟呂錢吃破他起來控訴他：「以八十元的價値把我賣兌，因軍當了兵，霸佔了家產，身假全部也霸去花了，偷跑回來反被你嚇起幾乎打死，還住叫我出去偷莫；實當賣的五斗麥子八斗來也被你逼去吃了，我要與你算賬。」呂寬辣地初對群眾還硬實問，兩瑪紙抗，而說突瞞，但在群眾的力量與確鑿的證據下，他不得不向群眾低頭。此次清算，算出詐詐、貪污與違法掠奪的財物，折米一百五十五石四斗四升，並從呂霸家中搜出土槍一支、鐵尺一個（兵器）、各種子彈一百二十餘發、已壞的手榴彈兩顆、偽兵旅學委會的公章一顆、私配的抗屬條件十餘件、他偷竊之全村公糧一杆，被群眾紛紛質問指斥私藏武器是不是想乘機再來反對人民？！大家更加認清了惡霸地主的本質，鬥爭勝利了。窮漢會時，六十餘歲的老漢呂存來的父親，抑恨不激動，恨恨地喊著呂國棟：「呂國棟！你還會有今天嗎了！」



副刊

地主偷人

爐冶

民國二十三年秋天，貧農牛丑芽伴稍著地主李懷捷兒離坪兩塊地，種的一些蘿蔔，長得很旺，每天有賊偷十來苗，日子久了，怎麼也發現不了是誰偷的，心再得奇怪，眼看把三四百斤蘿蔔偷去了。一天晌午，他先了一計，從地裏回家放下鋤具也像休息，假裝又向地裏走去，卻實就發見地主笑面虎李應德的老婆拐着兩隻小足，提着一籃子蘿蔔東張西望鬼鬼祟祟的從他地裏走出來，他趕上前去一把捉住，問她偷上做什麼了？她初來還支吾，後來被牛豬牙問的無復發了，她才說：「睇下偷上咱猪哦！」

同年秋天，地霸劉殿長有一人高，牛豬牙劉侯休息在他未裏露霜穀無牛由孩的豆子地，也長得綠油油，他見笑面虎李應德領着他二小子貴云，提着兩個籃子，到地裏摘棉花，把棉花放滿一籃子，就打發貴云提着先回去了。他四下望了一眼，見沒有人，就把牛由孩的豆子，捌了一籃子提著就走了。牛豬牙那時吃不倒人家，也沒嘹聲，心裏盤算，地主原來才是偷人的！

洗衣法

寶選

（一）煮過麵湯的湯，可以去垢甲，把髒衣服在麵湯裏洗一次，再用清水擺一次，就干淨了。

（二）血污衣洗法：把糯米嚼碎，塗到血污的地方一錯，再一洗就掉了。

（三）油污衣的洗法：用冷水把鹼調開，塗到有油污處，乾後再用熱湯一洗就掉了。